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漢文卷六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張奐

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桓帝初辟大將軍梁冀府以疾去後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拜議郎永壽初遷安定屬國都尉進使匈奴中郎將延熹中梁冀誅以故吏禁錮後爲武威太守遷度遼將軍徵拜大司農辭卑入寡出爲護匈奴中郎將靈帝初徵拜少府遷大司農轉太常遭黨錮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有集二卷

扶蕖賦

綠房翠蔕紫飾紅敷黃螺圓出垂蕤散舒纓以金牙點以素珠初學記二十七御覽九百九十九

應詔上書言災應

臣聞風以號令動物通氣木者火之本相須乃明蛇者屈伸隱顯似龍順至爲休徵逆來爲災殃故大將軍竇武忠肅恭儉有援立之功太傅陳蕃敦方抗直夙夜匪懈一旦被誅天下驚怛海內默默莫不哀心昔周公旣薨成王葬不具禮天乃大風偃木折樹成王發書感悟備禮改葬天乃反風其木樹盡起今宜改葬蕃武還其家屬諸被禁錮一宜蠲除則災變可消昇平可致也袁宏後漢紀二

十三建寧二年青蛇見御座殿軒大風折木詔羣臣各上封事何奴中郎將張奐上書

臣聞風爲號令動物通氣木生于火相須乃明蛇能屈伸配龍騰蟄順至爲休徵逆來爲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爲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勝並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爲此也宜急爲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

大義斷復之報後漢張奐傳又略見續漢五行志四

上言東羌事注補引袁奐傳多出袁宏紀十二語

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類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後漢段熲傳

累見折衂同上

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汙野傷和致災同上

奏記謝段熲

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足下仁篤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以寫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母朽骨孤魂相託若蒙矜憐壹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寞非奐生死所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以拊髀仰天而笑者也誠知言必見譏然

猶未能無望何者朽骨無益于人而文王葬之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貴之蓋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凡人之情窮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爲匪人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爲魚肉企心東望無所復言後漢張奐傳

與延篤書

唯別三年無一日之忘京師禁急不敢相聞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年老氣衰智盡謀索每有所處違宜失便非爲兒車所轢中爲馬蹈所困眞欲入三泉之下復鎮之以大石居乎此時也且太陰之地冰厚三尺木皮五寸風寒慘冽夠脫傷骨但此自非老憊者所堪而復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衆難蝟集不可一二而言也齒旨日甚氣力寖衰神明當復相見者從此辭矣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六藝文類聚三十御覽三十四

吾與叔堅剖心相知豈已流言相猜邪初學記十八交友御覽四百十

與陰氏書

篤念既密，文章燦爛，名實相副，奉讀周旋，紙弊墨渝，不離于手。藝文類聚三十一御覽五百九十五

與朱季文書

覽手迹，知遂遵南山之志，繼四皓之蹤，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道光明，與呂鄙固，少復道訓，于今五十載矣。藝文類聚三十七

與許季師書

不面之闊，悠悠曠久，飢渴之念，豈當有忘。文選曹植責躬詩注

報崔子玉書

今月三日，舉家來居此，本非所規，貪突賊陣。藝文類聚八十

與崔子貞書崔寔字子貞

僕已元年到任，有見兵二百，馬如羖羊，矛如錐鐵，盾如榆葉。御覽三百五十三又三百五十七

人生實難，所務非此。文選王粲贈蔡子篤詩注引與崔子書，各本子下脫一字，依文疑當是子貞也

何奴若非其罪，何肯吞聲。文選

與公超書

下筆愴恨，泣先言流。御覽四百八十八

與孟季衞書一作季尉

素苦悸逆，頃者益甚，百病所歸，月衰日損。御覽七百四十一

與屯留君書

氣厲流行，傷賢害善。文選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注

誡兄子書

汝曹薄祐，早失賢父，財單埶盡，今適喘息。聞仲祉輕傲耆老，侮狎同年，極口恣意。當崇長幼，以禮自持。聞敦煌有人來，同聲相道，皆稱叔時寬仁，聞之喜而且悲。喜叔時得美稱，悲汝得惡論。經言：孔子鄉黨，恂恂如也。恂恂者，恭謙之貌也。經難知，且自以汝資父爲

師汝父寍輕鄉里邪。年少多失，改之爲貴。蘧伯玉年五十，見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吾言。不自克責，反云張甲謗我，李乙怨我，我無是過，爾亦已矣。藝文類聚二十三

遺命諸子

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纊緜，牢以釘密，爲不喜耳。幸有前窆，朝殞夕下，措屍靈床，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後漢張奐傳

張芝

芝字伯英，奐長子。辟太尉府，公車徵有道，皆不就。善草書，韋誕謂之草聖。

與朱賜書

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後漢趙岐傳注，藝文類聚七十四，御覽七百四十九，並引三輔決錄

注

與李幼才書

弭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出也。□□□□□引三輔決錄注

與朱使君書

正氣可已消耶，人無其釁，妖不自作。趙壹非草書

與府君書

八月九日芝白，府君足下，不日秋涼，平善，廣闊彌遠，相思無違前比得書，不遂西行，望遠懸想，何日不勤，捐棄漂沒，不當行李，文去春送舉喪到美陽，須待伴比，故遂間絕，有緣復相聞，飧食自愛，張芝幸甚幸甚。淳化閣帖二

張昶

昶字文舒，奐交子，亦善草書，建安初，為給事黃門侍郎。

西嶽華山堂闕碑銘

易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然山莫尊于嶽澤莫盛于瀆山嶽有五而華處其一瀆有四而河在其數其靈也至矣聖人廢興必有其應故岱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華授璧秦胡絕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寶珪出水子朝喪位佈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若廣獸奇蟲山經有紀矣是目帝皇巡狩親五岳而告至覲方后而攷禮故經有望秩之禮典有生殖之祀蓋所目崇山川而報功也四海一統天子秉其禮諸侯力政强國擅其祭其奉邑曰華陰也久矣乃紀于禹貢而分秦晉之境秦鄙晉之西則曰陰晉邊秦之東則曰寗秦邑既遷徙禮亦如之二國力爭目奉目祭其城險固基阯猶存故老之言未殞于民也逮至大漢受命克亂不愆不忘舊名是復率禮不越故祀是尊歷葉增脩虔恭又備一禱三祀終歲而四目迄于今而世宗又經集靈之宮于其下想喬松之疇是遊

是憩郡國方士自遠而至者充巖塞崖鄉邑巫覡宗祀乎其中者盈谷溢谿咸有浮飄之志愉悅之色必雲霄之路可升而越（文選沈約遊沈道士館詩注作而起）果繁昌之福可降而致也故殖財之寶黃玉自出令德之珍卿相是毓匪惟嵩高降生申甫此亦有焉天有所興必先廢之故殷宗周宣以衰致盛是時也王業中缺大化陵遲郡縣既毀財匱禮乏庭廟傾壞壇場蕪穢祭祀之禮頗有缺焉于是鎮遠將軍領北地太守關鄉亭侯段君諱煨字忠明自武威古此土遷託何華二靈是與故能以昭烈之德享上將之尊銜命持重屯斯寄國討叛柔服威懷是示羣兇既除郡縣集寧家給人足戶有樂生之歡朝釋西顧之慮而懷關中之恃雖昔蕭相輔佐之功功冠羣后弗以加也遂偃甲休士陣而不戰以逸其力脩飾享廟壇場之位荒而後修禮廢而復興又造祠堂表以參闕建神路之端首巍壯麗乎孔徹然後旅祀所請既有常處雖雨露衣而禮不廢于

是邑之士女咸曰宜之乃建碑刊石垂示後裔其辭曰
於穆堂闕堂闕昭明經之營之不日而成匪奢匪儉惟德是程匪
豐匪約惟禮是榮虔恭禋祀黍稷芬芳神具醉止降福穰穰藝文類聚七初學記五古文苑

張猛

猛字叔威奐少子建安初爲郡功曹補武威太守殺刺史反爲
韓遂所討自燒死

殺刺史邯鄲商下令

敢有臨商喪死不赦魏志龐淯傳

張儆

儆南陽人桓帝時爲郡功曹建寧初大將軍竇武辟爲令史

奏記王暢

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

刑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于上人物悅于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爲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于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爲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隨會爲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後漢王暢附傳

段熲

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桓帝初舉孝廉爲憲陵園丞陽陵令遷遼東屬國都尉徵拜議郎永壽中拜中郎將以功封列侯延熹中遷護羌校尉坐罪徵下獄輸作左校起徒中復拜議郎遷并

州刺史。復爲護羌校尉。延熹初。拜破羌將軍。以功更封新豐縣侯。徵還拜侍中。轉執金吾河南尹。坐事左轉諫議大夫。再遷司隷校尉。熹平中。代李咸爲太尉。病免。復爲司隷校尉。轉潁川太守。徵拜太中大夫。光和二年。代橋玄爲太尉。會日食自劾。詔詣廷尉。飲鴆死。

應詔上言討先零東羌術略

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于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勢。徒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

竝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孼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 後漢段熲傳

復上言東羌事

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輭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算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 案文選陸倕石闕銘注引段熲上疏曰先零東羌討之難破降爲上策戰爲下計蓋卽述張奐之言各有詳略耳 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勢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衄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汙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

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為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非為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衄案奐為漢吏身當武職駐兵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鯁故遠識之士以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朞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後漢段熲傳

趙典

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太尉戒第二子（謝承書作戒之叔子）建和初舉有道方正對策拜議郎再遷侍中襲封廚亭侯出爲弘農太守轉右扶風免徵拜城門校尉轉將作大匠遷少府轉大鴻臚太僕太常免靈帝初再遷長樂少府衛尉卒謚曰獻侯

諫開鴻池

鴻池汎溉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己遵孝文之愛人也（後漢趙典傳）

奏諫封恩澤侯

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亂象干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宜一切削免爵土以存舊典（後漢趙典傳）

趙溫

溫字子柔典兄子爲京兆郡丞棄官去獻帝西遷爲侍中封江

江南亭侯代楊彪爲司空免尋爲司徒錄尙書事建安十三年

以辟曹丕爲掾忤曹公免官卒年七十二

與李傕書

公前託爲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說也今與郭汜爭睚眥之隙以成千鈞之讎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移轉乘輿於黃白城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于易一過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魏志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袁宏後漢紀二十八後漢書趙典傳）

宰宣

宣弘農人

上言宜封梁冀妻孫壽

大將軍有周公之功今旣封諸子則其妻宜爲邑君後漢梁冀傳宜素性佞邪欲取媚予冀乃上言

袁著

著汝南人桓帝時爲郎中年十九上書劾梁冀冀密捕之變姓名僞死市棺殯送冀廉知其詐陰求得笞殺之冀誅有詔以禮祀

詣闕上書

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勢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宜遵縣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以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昔舜舉相戒無若丹朱周

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願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後漢梁冀傳

劉淑

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永興二年、袁宏紀作延熹八年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拜議郎、再遷尚書、又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靈帝初、爲宦官所譖、下獄自殺、

延熹八年日蝕舉賢良方正對策

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通、君臣通則仁義立、仁義立則陰陽和、而風雨時矣、夫吉凶在人、水旱由政、故勢在臣下、則地震坤裂、下情不通、則日月失明、百姓怨恨、則水旱暴興、人主驕淫、則澤不下流、由此觀之、君其綱也、臣其紀也、綱紀正則萬目張、君臣正則萬國理、故能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兄愛弟順、如此則陰陽和、風雨時、萬物得所矣、袁宏後漢紀二十二

劉梁

梁一名岑字曼山東平寧陽人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召拜尚書郎累遷後爲野王令未行有集三卷

除北新城長告縣人

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庚桑瑣隸風移碨磥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後漢劉梁傳

七舉

丹楹縹壁紫柱虹梁文選注楹作榱虹作紅桷橑朱綠藻棁玄黃鏤以金碧雜以夜光鴻臺百層千雲參差仰觀八極遊目無涯玉樹青葱鸞鵠並棲隨珠明月照曜其陂藝文類聚五十七文選景福殿賦注赭白馬賦注七啟注綠柱朱榱青瑣璧璫御覽一百八十七

華組之纓從風紛紜御覽六百八十六又八百十九

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微妙符彩照爛流景揚輝御覽六百九十二

黼黻之服，紗縠之裳，綦飾參差，微鮮若霜。御覽六百九十六

雙轅覆井，芰荷垂英。文選景福殿賦注

九旒之冕，散燿垂文。文選七啟注

先生卲然神悟，霍爾體輕。文選何敬祖襍詩注七啟注

酤以醯醢，和以蜜飴。文選七命注

芻豢既陳，異饌並羞，勺藥之調，煎炙蒸臑，酤以醯醢，和以蜜飴。書鈔一百四十二

菰粱之飯，入口叢流，送以熊蹯，咽以豹胎。書鈔一百四十四

鯉魮之膾，分豪析釐。書鈔一百四十五

辯和同論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偽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于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

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吕劑其味君子食之吕平其心同如水焉若吕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吕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吕救過爲正吕匡惡爲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睦能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不穀之罪也若吕宗廟之靈得保首領吕歿請爲靈若厲大夫許諾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正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芊尹申亥從王之欲吕殯于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吕斃此愛而害之者也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疢也疢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爲美者也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

而不順施而不恕矣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僞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僞焉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夏書曰念茲在茲庶事恕施忠智之謂矣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勃鞮以逆文爲成傅瑕以順厲爲敗管蘇以憎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攷之以義也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爲斷不在憎愛以道爲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攷義之謂也後漢劉梁傳

劉梁碑 附

君遷桂陽太守班序以正以仁爲首以義爲先書鈔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六十四終

全後漢文卷六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楨

楨字公幹，梁孫，建安中司空曹操以為軍謀祭酒掾，歷平原侯庶子五官將文學，有毛詩義問十卷，集四卷。

大暑賦

其為暑也，羲和總駕，發扶木，太陽為輿，達炎燭，靈威參乘，步朱轂。赫赫炎炎，烈烈暉暉，若熾燎之附體，又溫泉而沈肌，獸喘氣于玄景，鳥戢翼于高危，農畯捉鎛而去疇，織女釋杼而下機，溫風至而增熱，歊悒慴而無依，披襟領而長嘯，冀微風之來思。藝文類聚五

黎陽山賦

自魏都而南邁，迄洪川以揭休，想王旅之旌旄，望南路之遐修，御輕駕而西徂，過舊塢之高區，爾乃踰峻嶺，超連岡，一登九息，遂臻

其陽南蔭黃河，左覆金城，青壇承祀，高碑頌靈，珍木騈羅，奮華揚榮，雲興風起，蕭瑟清泠，延首南望，顧瞻舊鄉，桑梓增敬，慘切懷傷，河源汨其東遊，陽烏飄而南翔，覩衆物之集華，退欣欣而樂康。藝文類聚七

艮遊未厭，白日潛輝。文選謝叔源游西池詩注

魯都賦

昔大庭氏肇建厥居，少昊受命，亦都茲焉。藝文類聚六十一

巨海分焉，傾瀉百川。初學記六

山則連岡屬嶺，嶮巇嵬峽，孔紫金揚暉于鴻岸，水精潛光乎雲穴，岱宗巍其層秀，干氣霧亘高越，其木則赤桋青松，文梓嘉棠，洪榦百圍，高徑穹皇，竹則填彼山陔，根瀰阪域，夏篠攢包，勁條立殖，蒙雪含霜，不渝其色，翠實離離，鳳凰攸食。藝文類聚六十一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初學記二十八

芳果萬名，攢羅屬庭，霜滋靈潤，時至則零。御覽九百六十四

黍稷油油，稉秔㳺垂芒，殘穗滿握，一穎千箱。初學記二十七

䅘鶬惹鵝。御覽九百二十五

水產衆夥，各有彝倫，頒首莘尾，豐頤重齗，戴兵挾刃，盤甲曲鱗。蓺文類聚六十一

其鹽則高盆連冉，波酌海臻，素鹺凝結，皓若雪氛。書鈔一百四十六

又有鹽池漭沆，煎炙暘春，焦暴濆沫，疏鹽自殷，挹之不損，取之不動。書鈔一百四十六

女工則絳口綺縠。御覽八百十六

織纖絲縱，燦爛鮮新，藂草尋蔓，華榮奏口，表以文組。初學記作綦綴以珠蠙，步蹈安審，接跡承身。書鈔一百三十六初學記二十六御覽六百九十七

且觀其時謝節移，和族綏宗，招歡合好，肅戒友朋，龍燭九枝，逸稻壽陽，賦湛露以酉客，召麗妙之新倡，衆媛侍側，鱗附盈房，蛾眉清眸，頳若雪霜，玄髮曜粉，芳澤不口，含丹吮素，巧笑妍詳，袿裾紛裶

振佩鳴琚，插曜日之珍笄，珥明月之珠璫，舞人就列，整飾容華，和顏揚睟，眄風長歌，飄乎焱發，身如轉波，尋虛騁迹，顧與節和，縱脩袖呂終曲，若奔星之赴河，及其素秋二七，天漢指隅，民胥祓禊，國于水嬉，緹帷彌津，丹帳覆洲，日暮宴罷，車騎就衢，蓋如飛鶴，馬如游魚，伊歲之冬，雲氣清睟，水冱露凝，冰雪皚皚埶文類聚六十一書鈔一百三十五初學記三又四又十五御覽三百八十一七百二七百十八

金陛玉砌，玄柱雲柯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

噬門巖巖，朱扉含光，路殿巋其隆崇，文陛巘其高驤，聽迅雷于長除，若有聞而復亡，其園囿苑沼，駢田接連，滌池分浪，呂帶石城，文隅瓊岸，華玉依津，邦乃大狩，振揚炎威，敘民即戎，講習興師，落幕包括，連結營圍，長羅掩罊，大羅被罨，毛羣隕殪，羽族殲剝，填崎塞畎，不可勝餘埶文類聚六十一御覽八百三十二

戢武器于有炎之庫，放戎馬于巨野之坰水經泗水注

彼齊諧儒綺弁端衣散佩垂紳金聲玉色溫故知新訪舜都之區域弔先生之遺貢御覽一百五十六

遂志賦

幸遇明后因志東傾披此豐草乃命小生生之小矣何茲云當牧馬于路役車低昂愴恨惻切我獨西行去峻溪之鴻洞觀日月于朝陽釋叢棘之餘刺踐檟林之柔芳嗽玉粲以曜目榮日華以舒光信此山之多靈何神分之煌煌聊且遊觀周歷高岑仰攀高枝側身遺陰嶙磷礀礀以廣其心伊天皇之樹葉必結根于仁方稍吳夷于東隅掣叛臣乎南荆戢干戈于內庫我馬縶而不行揚洪恩于無涯聽頌聲之洋洋四寓交以無爲去道穆以普將覽儁乂于上列退仄陋于下場襲初服之蕪薉託蓬廬以遊翔豈放言而云爾乃旦夕之可忘藝文類聚二十六

清慮賦

結東河之扶桑，接西霄乎燭龍，入鐵碧之闕，出水精之都，上青腰之山，蹈琳瑯之塗，玉樹翠葉，上棲金烏。初學記二十七文選雪賦注御覽八百八

錯華玉以英層，駢雄御覽作雜黃以為堞，紛以瑤蕊，糅以玉英。初學記二十七御覽一百八十五

後有瑇瑁之席，前設翡翠之筵，憑文瑤之几，對精金之槃。書鈔一百三十三引兩條御覽七百六又七百九又八百七又八百九

口虞氏之爨，加火珠之甑，炊嘉禾之米，和菰菰之飯。書鈔一百四十四

仰稱木華，俯挍廉藎。御覽九百七十四

瓜賦

楨在曹植坐，廚人進瓜，植命為賦，促立成，其辭曰：

含金精之流芳，冠種瓜以作珍。三星在隅，溫風節暮，枕翹于藤，流美遠布，黃華炳晣，潛實獨著，豐細異形，圓方殊務，揚暉發藻，九采雜揉，厥初作苦，終然允甘，應時湫熟，含蘭吐芳，藍皮蜜理，素肌丹

鄰乃命剛師貢其最良、投諸清流、一沉一藏、更命隶牙之席、蕭玳
瑁之筵、甃彤玉之几、酌搽碧之樽、析以金刀、四剖三離、承之以雕
盤、羃之以纖絺、甘逾蜜房、冷亞冰圭、藝文類聚八十七、文選顏延年皇太子釋奠會詩注、初學
記十又二十七、引四條、又御覽二百四十六、八百十九、九百七十八

與曹植書

明使君始垂哀憐、意眷日崇、譬之疾病、乃使炎農分藥、岐伯下鍼、
疾雖未除、就沒無恨、何者、以其天醫至神、而榮魄自盡也、御覽七百三十
九

蕭以素秋則落、文選潘正叔贈陸機詩注、又劉琨重贈盧諶詩注、又張協七命注

諫曹植書

家丞邢顒、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眞雅士也、楨
誠不足同貫斯人、並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顒反疏簡、私懼觀者、
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

上招誠其罪不小，以此反側。魏志劉廙傳

答魏太子丕借廓落帶書

植聞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貂貚御覽作貚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于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脩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植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魏志王粲傳注引典略，又略見御覽六百八十七、六百八十八

處士國文甫碑

先生執乾靈之貞潔，稟神祇之正性，嗞笑則孝悌之端著，俯仰則清節之兆見。齠齔以及成人，體無僻谷，口無慾辭，兢兢業業，小心畏忌，勤謙同儔，敬事長老，雖周之樂正子春，漢之江都董相，其飭躬力行，無以尚之。是以長安師其仁，朋友欽其義，閭門稱其慈，宗

屬懷其恩，旣乃潛身窮巖，遊心載籍，薄世名也。初海內之亂，不覩膳羞十有餘年，憂心泣血，不勝其哀，形銷氣竭，以建安十七年四月卒。于時龍德逸民，黃髮寶叟，綴文通儒，有方彥士，莫不拊心長號，如喪同生，咸以爲誄所以昭行也，銘所以旌德也，古之君子旣沒而令問不忘者，出斯一者也。銘曰：

懿矣先生，天授德度，外清內白，如玉之素，逍遙九皐，方回是慕，不計治聲，名與殊路，知我者希，龍犢末酷，喪過乎哀，遘疾不悟，早世永頹，違此榮祚，咨爾末徒，聿修歎故。藝文類聚三十七

劉陶

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桓帝時，游太學，舉孝廉，除順陽長，以病免。靈帝時，拜侍御史，封中陵鄉侯，三遷尚書令，拜侍中，徙京兆尹，後爲諫議大夫，爲宦官所陷，下獄死。有集三卷。

上疏陳事

臣聞人非天地無㠯爲生天地非人無㠯爲靈是故帝非民不立民非帝不寧夫天地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混同一體自然之勢也臣竊觀之今立象錯度日月不明地裂川溢妖祥並興府帑仍絕民卒流亡昔夏癸由此而廢商辛㠯斯而喪若不怖寤恐懼將無及矣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于肌膚震蝕不卽損于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恬民饑之憂忽震裂之變輕無嗣之禍殆國家之命非所㠯彰美祖業克保天祉者也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于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眾異㠯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于麑場豺狼乳于春囿斯豈唐咨禹

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寃之魂貧餒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罹妖叛之罪死者悲于窀穸生者戚于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于忠舌國命出于讒口擅閻樂于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己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勢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災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同郡李膺皆履正清修貞介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彈糾豪傑埽滅饕餮肅清萬里不仁者遠雖山甫不畏彊禦誠無以逾也膺前後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鎮撫北疆神武揚于朔州猛胡懾于漠北文既俎豆武亦干戈功遂身退家無私積斯實中興之

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上齊七耀下鎮萬國不合久屈閒曹委于草莽臣敢吐不時之義于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恐小人道長遂成其敗犯冒天顏言誠非議知必以身脂鼎鑊爲海內先笑所學之事將復何恨不學鬼谷之于東齊而習蘇儀之于周魏賈王孫于蜀都交猗頓之貨殖如此亦可以示王室之爵置天地之位矣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袁宏後漢紀二十一後漢劉陶傳合錄成篇）

與樂松袁貢連名上疏言張角

聖王以天下耳目爲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切敕州郡護送流民會賜去位不復捕錄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鳴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後漢劉陶傳）

陳要急八事疏

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阸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冰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鬬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

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後漢劉陶傳云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

詣闕上書訟朱穆

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競爲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綱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于崇山重華忿于蒼墓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于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爲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綱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後漢朱穆傳

改鑄大錢議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敢緣書象猥聽罪絲闕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于貨在民有饑勞之怨海內無耳目之變乃箕子所謂佯愚而對也臣不達殷人佯愚之處欲于不問而言甲子之事故念生鮮死久復不敢極諫陳其要請粗言生民之業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當作後貨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夏苗盡于蝗螟之口杼柚空于公私之求野無青草室如懸磬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鍥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

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今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買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于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于沸鼎之中棲鳥于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燿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于鴻雁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于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嗟之憂始于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營彷徨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

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于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狼跳虎跛，響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絓纖枯之末，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焉出涕者也。若不早寤，恐將及之，臣東野狂鄙，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天下笑。袁宏後漢紀二十六　後漢劉陶傳　晉書食貨志　通典八

全後漢文卷六十五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六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侯瑾

瑾字子瑜，敦煌人，桓帝時徵有道，復徵博士，皆不至，有集二卷

箏賦

物順合于律呂，音協同于宮商，朱絃微而慷慨兮，哀氣切而懷傷，于是急絃促柱，變調改曲，卑殺纖妙，微聲繁縟，散清商而流轉兮，初學記十六若將絕而復續，紛曠蕩以繁奏，邈遺世而越俗，若乃察其風采，練其聲音，美哉蕩乎，樂而不淫，雖懷思而不怨，似幽風之遺音，于是雅曲既闋，鄭衞仍修，新聲順變，妙弄優遊，微風漂裔，初學記作濃，文選廣絕交論注作彯擊，泠氣輕浮，感悲音而增歎，愴顦悴而懷愁，若乃上感天地，下動鬼神，享祀宗祖，酬酢嘉賓，移風易俗，混同人倫，莫有尚于箏

者矣（藝文類聚四十四又初學記十六引兩條又略見文選月賦注陸機猛虎行注謝靈運擬鄴中集詩注劉峻廣絕交論注）

皇德頌敘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恆傭作爲資暮還輒爇薪讀書（御覽八百二十九）

高彪

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游太學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後爲內黃令有集二卷

復剌遺馬融書

伏聞高問爲日久矣冀一見寵光敘腹心之願以啟其微不圖辭之以疾昔周公父文王兄武王九命作相以尹華夏猶握沐吐食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歷載邈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御覽六百六引雜事彪詣大儒馬融辭不見彪復剌其書云云融省大慚遣人辭謝追請徑去不肯還）

承服風問從來有年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

己敘腹心之願、不圖遭疾、幽閉莫啟、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召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痾傲士、故其宜也、後漢高彪傳

督軍御史箴　餞贈第五永

文武將墜、乃俾俊臣、整我皇綱、董此不虔、古之君子、即戎忘身、明其果毅、尚其桓桓、師尚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鸇、天有太一、五將三門、地有九變、丘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總茲三事、謀則咨詢、無曰己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周公大聖、石碏純臣、以威克愛、以義滅親、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己真、忘富遺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觀、先公高節、越可永遵、佩藏斯戒、以厲終身、後漢高彪傳　淳化閣帖二

清誡

天長而地久、人生則不然、又不養以福祿、全其壽年、飲酒病我性

思慮害我神，美色伐我命，利慾亂我眞，神明無聊賴，愁毒于衆煩，中年棄我逝，忽若風過山，形氣各分離，一往不復還，上士愍其痛，抗志凌雲煙，滌蕩棄穢累，飄邈任自然，退修淸以淨，吾存玄中玄，澄淸鄭思慮，泰淸不受塵，恍惚中有物，希微無形端，智慮赫赫盡，谷神綿綿存。藝文類聚二十三

廉品

品爲議郎，有集二卷。

大儺賦

于吉日之上戊，將大蜡于臘，烝先玆日之酉，久宿潔淨以淸澄，乃班有司，聚衆大儺，天子坐華殿，臨朱軒，凭玉几，席文彌，率百隸之侲子，鞏鼓譟于宮垣。御覽五百三十

秦嘉

秦字士會，隴西人，桓帝將仕郡，舉上計掾，入洛除黃門郎，病卒

丁淮鄉亭案書鈔一百三十六引余上詣與婦書秦嘉字士會止此一見

與妻徐淑書

不能養志當給郡使隨俗順時僶俛當去知所苦故爾未有瘳損想念悒悒勞心無已當涉遠路趨走風塵非志所慕慘慘少樂又計往還將彌時節念發同怨意有遲遲欲暫相見有所屬託今遣車往想必自力藝文類聚三十二

重報妻書

車還空反甚失所望兼敘遠別恨恨之情顧有悵然間得此鏡既明且好形觀文彩世所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并致寶釵一雙價值千金龍虎組履一緉好香四種各一斤素琴一張常所自彈也明鏡可以鑑形寶釵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去穢麝香可以辟惡氣素琴可以娛耳藝文類聚三十二書鈔一百三十六引兩條御覽六百九十七七百十七七百十八又九百八十一引兩條

李雲

雲字行祖，甘陵人，桓帝時舉孝廉，再遷白馬令。延熹二年，㠯上書死獄中。

露布上書移副三府

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㠯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㠯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後漢李雲傳。又略見袁宏後漢紀二十一）

趙芬

弘上掾字衍

芬宕渠人。為巴郡文學掾。

詣巴郡太守自訟

孝桓帝以并州刺史泰山但望字伯闔為巴郡太守。勤恤民隱。郡文學掾宕渠趙芬、掾弘農馮尤、墊江龔榮、王祈、李溫、臨江嚴就、胡良、文愷、安漢陳禧、閬中黃闓、江州毋成、陽譽、喬就、張紹、牟存、平直等詣望自訟曰。

郡境廣遠。千里給吏。兼將人從。冬往夏還。夏單冬複。惟踰時之役。懷怨曠之思。其昏喪吉凶。不得相見。解緩補綻。下至薪菜之物。無不躬買于市。富者財得自供。貧者無以自久。是以清儉。夭枉不聞。加以水陸艱難。山有猛獸。思迫期會。隕身江河。投死虎口。咨嗟之歎。歷世所苦。天之應感。乃遭明府。欲為更新。童兒匹婦。懽喜相賀。將去遠就近。釋危蒙安。縣無數十。民無遠邇。恩加未生。澤及來世。巍巍之功。勒于金石。乞以文書付計掾史人鬼同符。必獲嘉報。芬

等幸甚。華陽國志一

史枳

　枳爲巴郡戶曹掾。

白趙芬等事

芬等前後百餘人歷政訟訴未蒙感悟明府運機衔政稽當皇極。爲民庶請命救恩德合天地澤潤河海開闢巳來今遇慈父經曰。奕奕梁山惟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比隆等盛于斯爲美華陽國志一

但望

　望字伯闔泰山人桓帝時由幷州刺史遷巴郡太守。

請分郡疏

謹按巴郡圖經境界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周萬餘里屬縣十四鹽鐵五官各有丞史戶四十六萬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萬五

按華陽志作水三江之會

千五百三十五。遠縣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鄉亭去縣或三四百或及千里。土界遼遠。令尉不能窮詰。姦凶時有。賊發。督郵追案。十日乃到。賊已遠逃。蹤跡滅絕。罪錄逮捕。證驗文書詰訊。即從春至冬不能究訖。繩憲未加。或遇德令。是以賊盜公行。姦宄不絕。榮等案龔榮墊江人及隴西太守馮含。上谷太守陳弘。說往者至有劫閬中令楊殷。終津侯姜昊。傷尉蘇鴻。彭亭侯孫曾。雍亭侯陳已。殷侯樂普。又有女服賊千有餘人。布散千里。不前發覺。謀成乃誅。其水陸覆害。煞郡掾枳謝盛。塞威張御。魚服令尹尋。主簿胡直。若此非一。給吏休謁。往還數千。閉囚須報。或有彈劾。動便歷年。吏坐踰科。恐失冬節。侵疑先死。如當移傳。不能待報。輒自刑戮。或長吏忿怒。冤枉弱民。欲赴訴郡官。每憚還往。太守行桑農。不到四縣。刺史行部不到十縣。郡治江州。時有溫風。遙縣客吏。多有疾病。地勢側險。皆重屋累居。數有火害。又不相容。結舫水居五百餘家。二江之會。夏

心一作悽

水涨盛壞散顛溺死者無數而江州以東濱江山險其人半楚姿態敦重墊江以西土地平敞精敏輕疾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為二郡一治臨江一治安漢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魚池鹽鐵足相供給兩近京師榮等自欲義出財帛造立府寺不費縣官得百姓懽心孝武以來亦分吳蜀諸郡聖德廣被民物滋繁增置郡土釋民之勞誠聖主之盛業也臣雖貪大郡以自優暇不忍小民顛躓蔽隔謹具以聞 華陽國志一

趙咨

咨字文楚東郡燕人延熹初舉至孝有道遷博士靈帝時舉高第遷敦煌太守以病免徵拜議郎出為東海相復拜議郎

遺書敕子胤

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以通人達士鑒茲性命以存亡為晦明死生為朝夕故其生也不為娛亡也

楅一作復

不爲戚夫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游散反素復始歸于無端既已消仆還合糞土土爲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溼邪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乃有掩骼埋窆之制易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造自黃帝始爰自陶唐逮于虞夏猶尙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周室因之制兼二代復重以牆翣之飾表以旌銘之儀招福含斂之禮殯葬宅兆之期棺槨周重之制衣衾稱襲之數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以下其典稍乖至于戰國漸至頹陵法度衰毀上下僭雜終使晉侯請隧秦伯殉葬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槨之奢爰暨暴秦違道廢德滅三代之制興淫邪之法國貲糜于三泉人力單于酈墓玩好窮于糞土伎巧費于窀穸自生民以來厚終之敝未有若此者雖有仲尼重明周禮墨子勉以古道猶不能禦也是以華夏之士爭相陵

來當作求

尙違禮之本事禮之末務禮之華棄禮之實單家竭財以相營赴廢事生而營終亡替所養而爲厚葬豈云聖人制禮之意乎記曰喪雖有禮哀爲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今則不然并棺合槨以爲孝愷豐資重襚以昭惻隱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有匹配之會守常之所乎聖主明王其猶若斯況于品庶禮所不及古人時同即會時乖則別動靜應禮臨事合宜王孫祼葬墨夷露骸皆達于性理貴于速變梁伯鸞父沒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邪況我鄙闇不得不斂薄意內昭志有所慕上同古人下不爲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所議必欲改殯以乖吾志故遂釆古聖近揆行事以悟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槨棺歸即葬平地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哉吾蔑復有言矣後漢趙咨傳

萇照

照陳留高陽人

廣野君廟碑

延熹六年十二月雍丘令董生仰餘徽于千載遵茂美于絕代命縣人萇照爲文用章不朽之德

酸洗分餐諮謀帝猷陳鄭有涿鹿之功海岱無牧野之戰大康華夏綏靜黎物生民以來功盛莫崇 水經睢水注

張磐

磐字子石丹陽人延熹中爲交阯刺史後爲廬江太守

在獄自列狀

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荆州餘黨散入交趾磐身履甲冑涉危履險討擊凶患斬殄渠帥餘燼鳥竄冒遁還奔荆州刺史度尙懼磐先言怖畏罪戾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爲國爪牙而爲尙所枉受罪

牢獄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磬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呂苟免永受侵辱之恥生為惡吏死為敝鬼乞傳尚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眞偽尚不徵者磬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後漢尚傳

蕃忠

忠字公誠梁人延熹中為郎中光和中坐劾宦官免昭寧初辟公府

上書劾朱瑀

臣聞治國之要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湯舉伊尹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尚書令尹勳知中官紊亂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闥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群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共割裂

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皮剝小民甚于狼虎多蓄財貨繕治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㠯作魚釣車馬服玩擬于天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螟爲之生夷寇爲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矣故頻歲日食于上地震于下所㠯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㠯雉雊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者神祇啟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截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昔秦信趙高㠯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遘其禍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㠯不用宮之奇子家駒㠯至滅辱今瑀等並在左右陛下春秋富盛㠯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懼惑佞諂㠯作不軌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爲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爲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

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以荅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幷徙以絕妄言之路袁宏後漢紀二十四光和三年又見後漢曹節傳

劉洪

洪字元卓泰山蒙陰人魯王宗室延熹中以校尉應太史徵拜郎中遷常山長史父憂去官後爲上計掾拜郎中檢東觀著作遷謁者穀城門候會稽東部都尉領山陽太守

上言王漢月食注之失

推元漢乙巳元則考靈曜旃蒙之歲乙卯元也與光晃甲寅元相經緯于以追天作麻校三光之步今爲疏闊孔子緯一事見二端者明麻興廢隨天爲節甲寅麻于孔子時效己巳顓頊秦所施用漢興草創因而不易至元封中迂闊不審更用太初應期三百改憲之節甲寅己巳讖雖有文略其年數是以學人各傳所聞至于課校罔得厥正夫甲寅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

千牛初、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廟五度、課兩元端、閏餘差自五十分之三、朔三百四、中節之餘二十九、日效信難聚、漢不解說、但言先人有書而已、曰漢成注參官施行術、不同二十九事、不中見食二事、案漢習書見己巳元謂朝不閏、不知聖人獨有興廢之義、史官有附天密術、甲寅己巳、前已施行效後格而已不用、河平疏闊、史官已廢之、而漢曰去事分爭、殆非其意、雖有師法與無同、課又不近密、其說蔀數術家所共知、無所采取、續漢律麻志中

朱寓

寓、沛國人、桓帝時、廬江太守、永康初、為尚書、建寧初、拜司隸校尉、尋復為尚書、遭黨禁下獄死、

為司隸奏單安徐盛

此等皆宮宦昆叔刀鋸之餘、橫蒙恩私、剖符三河、不能思展命力

㠯答天地，敢張豺狼之口，吞噬百姓之命，罪深釁重，人鬼同疾，臣銜命操斤，剪其凶醜，輒考核贓罪，事皆伏上。袁宏後漢紀二十二，延熹八年，膺起家爲司隸校尉，河東太守單安、河內太守徐盛，中常侍單超、徐璜之弟也，憑寵干紀，漬貨害政，沛國朱寓嘗爲司隸校尉，奏安盛

牢脩

脩一作順，師事術士張成。

上書興黨獄

司隸李膺、御史中丞陳蕃、汝南范滂、潁川杜密、南陽岑晊等相與結爲黨，誹謗朝廷，迫脅公卿，自相薦舉，三桓專魯，六卿分晉，政在大夫，春秋所譏。袁宏後漢紀二十二，李膺爲司隸，收河內張成，成殺之，侯覽等教成弟子牢順上書

赦者，天子所㠯布大德于天下，蘇枯舒難者也。而膺等公于赦後論殺，無忌方命，爲虐行其私威，且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不可長。後漢黨錮傳序，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膺案殺之，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

劉瑜

瑜字季節，廣陵人。延熹末舉賢良方正，拜議郎。靈帝初爲侍中，與竇武謀誅宦官，被誅。

延熹八年舉賢良方正上書陳事

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闚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泣血漣如。幸得引錄，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爲咨嗟，天曷爲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燿，關平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疏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

六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況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況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促以嚴刑威以正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爲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埶而各正諸己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及

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遠佞邪之人放鄭衞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臣悾悾推情言不足採懽曰觸忤征營慴悸後漢劉瑜傳

太白出西方上書皇太后

太白犯房左驂上將星入太微其占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後漢竇武傳

與竇武陳蕃書

星辰錯謬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後漢竇武傳

劉瓆

瓆瑜子靈帝時舉方正不行

馬賦

吾有駿馬名曰騏雄龍頭烏目麟腹虎胸尾如雪彗耳如插筒御覽八百九十七

神龍賦

大哉龍之爲德變化屈伸隱則黃泉出則升雲聖賢其似之乎惟天神上帝之馬含胎春夏房心所作軒照形角尾規矩藝文類聚九十六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六十六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襄楷

楷字公矩平原濕陰人延熹末上疏諫用宦官下獄論刑靈帝時舉方正又辟博士徵皆不至

詣闕上疏

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為萬世之法臣竊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于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竊執法歲星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

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臣聞于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讙于占亦與竹柏枯同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藪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瓆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寇孫鄧並見族滅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玩習又欲避請讞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已死者多非其罪魂神

冤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螽斯之助、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扶風有星隕爲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王以爲符瑞、閒河內龍死、諱以爲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始皇逃之、死于沙丘、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況于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勢、春秋石五隕宋、其後襄公爲楚所執、秦之亡也、石隕東郡、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臣以爲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太學天子敎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

喪敎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淸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淸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臣前上琅邪宮崇受干吉神書不合明聽臣聞布穀鳴于孟夏蟋蟀吟于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臣雖至賤誠願賜淸閒極盡所言後漢襄楷傳　案水經濟水篇注引續漢書有延熹九年襄楷上疏卽此書之後半但小異耳今不錄

復上書

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彊臣又推步熒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冤結忠臣被戮德星所以久守執法亦爲此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冤獄爲劉瓆成瑨虧除罪辟追錄李雲杜衆等子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食星鬭比年日食于正朔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

興而順帝不行故國胤不興孝沖孝質頻世短祚臣又聞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爲生虐故周衰諸侯以力征相尚于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鄙之徒生于其時殷紂好色妲己是出葉公好龍眞龍游廷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兆豈不爲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今乃反處常伯之位實非天意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死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婬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柰何欲如黃老乎 後漢襄楷傳

召詣尚書問狀對

臣聞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末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後稍見

任至于順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于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使之然乎後漢襄楷傳又袁宏後漢紀二十二作遂益昌熾也○案天市內宦者四星不在太微中而在市中明宦者但當侍不當預內今乃處古常伯之位決謀于中傾動內外恐非天意也則與前復上書語相涉

荀爽

爽字慈明一名諝潁川潁陰人延熹末舉至孝拜郎中棄官去後遭黨錮十餘年五府並辟司空袁逢舉有道大將軍何進請為從事中郎迎薦為侍中皆未就獻帝即位拜平原相行至宛陵迎拜光祿勳視事三日代楊彪為司空有周易注十一卷

延熹九年舉至孝對策陳便宜

臣聞之于師曰漢為火德火生于木木盛于火故其德為孝袁宏紀此下有漢之謚帝稱孝者其義取此也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為火在天為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

按後漢書昔下脫丞相二字

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袁宏紀此下有皆以孝爲務也）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卽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袁宏紀此下有往者胤嗣數乏本枝不繁其咎未必不由此）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袁宏紀作此謂夷惡激俗適身而已不可貫之萬世爲後嗣德者也）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羣僚皆政教所瞻（袁宏紀作皆輔宣化政之本也）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亡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春秋傳曰上之所爲民之歸也夫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爲民亦爲之（袁宏紀此下有向其化也）又何誅焉昔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

下通喪可如舊禮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恆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于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㠯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㠯娶禮歸其妹于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㠯天子之尊加于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㠯妻制夫㠯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察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㠯通神明之德㠯類萬物之情今觀法于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于地則崐山象夫卑澤象妻覩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雊雌能順服獸則牡為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為人首

坤爲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荄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何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福咸備各以其敘矣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瓊宮陳妾數百陽竭于上陰隔于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

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于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爲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庫三曰修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爲歲尊卑奢儉所以爲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爲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春秋傳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于庭非有傷害困于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

之別，嚴篤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後漢荀淑附傳，又略見袁宏後漢紀二十二

臣聞火生于木，故其德孝，漢之謚帝稱孝，其義取之也。故漢制使天下皆誦孝經，選吏則舉孝廉，蓋㠯孝爲務也。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二千石不得行三年喪，非所㠯崇孝道而稱大德也。頃者漢嗣數乏，枝葉不繁，其咎未必不由此。往者文帝勞謙自約，行過乎儉，故有遺詔㠯日易月，此所謂夷惠激俗，當身而已，不可㠯貫萬世而爲後嗣法者也。御覽五百四十五、五百六十二引荀氏家傳，較范書多出五六句

奏記讓孝廉

伏惟孝廉古之貢士，賢則光君，愚則虧政。爽㠯迂暗，荷當大選。書鈔原本七十九

貽李膺書

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岵瞻望，惟日爲歲。知㠯直道不容于時，悅

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即聘問、無狀嬰疾、闕于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人鬼同謀、以為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不謂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揚輝、棄和取同、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雖匱人望、內合私願、想甚欣然、不為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後漢李膺傳

與郭叔都書

陳季方才德秀出、陳諶字季方、潁川許人、實子、紀弟、超世逸羣、金相玉質、文章虎變、終軍賈誼、誠無以加、宜遂貢之宰相、盛其寵光、璽車之驛、自非伯樂、撫以顯名、採光剖璞、以獨見寶、寶為足下利之、北堂書鈔三十三、御覽六百三十一

女誡

詩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明當許嫁、配適君子、竭節從理、昏定晨省、夜臥早起、和顏悅色、事如依恃、正身潔

行稱爲順婦。以崇蕃斯百葉之祉。婚姻九族。云胡不喜。聖人制禮以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爲災。傅母不來。遂成于灰。春秋書之。以爲高也。藝文類聚二十三

荀悅

悅字仲豫。爽兄儉之子。建安初。辟鎮東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給事中。祕書監侍中。有漢紀三十卷。申鑒五卷。

漢紀序 案此漢紀正文荀史稱之爲序今從之

昔在上聖。唯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以光演大業。肆于時夏。亦唯翼翼。以監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于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

者罔不能（衍能字傳無）備矣世濟其軌不隕其業損益盈虛與時消息雖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是以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紹是維臣悅職監祕書攝官承乏祗奉明詔竊惟其宜謹約撰舊書通而敘之總為帝紀列其年月比其時事撮要舉凡存其大體旨少所缺務從省約以副本書以為要結未克厥中亦各其志如其得失以俟君子焉（荀悅漢紀第一）

凡漢紀其稱年本紀表志傳者書家本語也其稱論者臣悅所論粗表其大事以參得失以廣視聽也惟漢四百二十有六載（衍二十字傳無　案漢元年至建安五年書奏之時凡二百有六年）皇帝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業思光啟于萬國闡綜大猷命立國典以及羣籍于是乃作考舊通連體要以述漢紀易稱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詩云古訓是式中興已前一事之事明主賢臣規模法則得失之軌亦足以監矣撰漢書百篇以綜往事庶幾來者亦有監乎此其辭曰

茫茫上古、結繩而治、書契爰作、典謨云備、明德惟馨、光于萬祀、其在中葉、寔有陶唐、丕顯伊則、配天惟明、蕩蕩厥猷、有煥其章、至于有周、對日重光、於赫大漢、統辟元功、穆穆惟祇、二祖六宗、明明皇帝、纂承洪緒、遭國閔凶、困于荼蓼、寔天生德、應運建主、矯矯俊臣、惟國作輔、綏我思成、有德思祐、撥亂反正、大建惟序、武功既列、迺贊斯文、□惟前軌、命我小臣、爰著典籍、以立舊勳、綜往昭來、永監後昆、侍中悅上、漢紀第三十

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亦惟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于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其軌、不隕其業、損益盈虛、與時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業、思光啟乎萬

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于是綴敘舊書以述漢紀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後漢荀悅傳引漢紀序校之本書頗有刪改并移易其次第錄此一篇足見史家所載不盡合本書也

漢紀目錄

孝宣三第十九　孝宣四第二十
孝元上第二十一　孝元中第二十二
孝元下第二十三　孝成一第二十四
孝成二第二十五　孝成三第二十六
孝成四第二十七　孝哀上第二十八
孝哀下第二十九　孝平第三十

凡漢紀十二世、十一帝、通王莽二百四十二年、一祖三宗、高祖定天下、孝惠高后値國家無事、百姓安集、太宗昇平、世宗建功、中宗治平、昭景稱治、元成哀平歷世陵遲、莽遂篡國也、凡祥瑞黃龍見鳳皇集、麒麟臻、神馬出、神鳥翔、神雀集、白虎仁獸獲、寶鼎昇、寶磬神光見、山稱萬歲、甘露降、芝草生、嘉禾茂、玄稷降、醴泉流、木連理、凡災異大者日蝕五十六、地震十六、天開地裂五、星集于東井、各一、太白再經天、星孛二十四、山崩三十四、陰后十一、星隕如雨二

星晝見三火災二十四河漢水大汎溢爲人害十河汎一冬雷五夏雪三冬無冰二天雨血雨草雨魚死人復生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子枯木復生大后自立建安元年上巡省幸許昌自鎮萬國外命元輔征討不庭內齊七政允亮聖業綜練典籍兼覽傳記其三年詔給事中祕書監荀悅鈔撰漢書略舉其要假以不直尙書給紙筆虎賁給書吏悅于是約集舊書撮序表志總爲帝紀通比其事例繫年月其祖宗功勳先帝事業國家綱紀天地災異功臣名賢奇策善言殊德異行法式之典凡在漢書者本末體殊大略粗舉其紀傳所遺闕者差少而求志勢有所不能盡繇重之語凡所行之事出入省要刪略其文凡爲三十卷數十餘萬言作爲帝紀省約易習無妨本書有便于用其旨云爾會悅遷爲侍中其五年書成乃奏記云四百有一十（衍一十字）六載謂營奏之歲歲在庚辰昔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虞夏商周之書其揆一也皆

古之令典，立之則成其法，棄之則墜于地，瞻之則存，忽焉則廢，故君子重之。漢書紀其義同矣。凡漢紀有法式焉，有監戒焉，有廢亂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災異焉，有華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權變焉，有策謀焉，有詭說焉，有術藝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賢臣命世立業，羣后之盛勳，髦俊之遺事。是故質之事實而不誣，通之萬方而不泥，可以興，可以治，可以動，可以靜，可以言，可以行，懲惡而勸善，獎成而懼敗，茲亦有國之常訓，典籍之淵林，雖云撰之者陋淺，而本末成焉爾，故君子可觀之矣。漢紀何大復本又黃姬水本又蔣國祚本

荀彧

彧字文若，爽兄緄之子，永漢初舉孝廉，再遷亢父令，棄官歸，初平中，曹公領兗州，引爲司馬，建安初進侍中守尚書令，後封萬歲亭侯，十七年以阻九錫爲曹公所忌，從軍至壽春憂死，一云

飲藥死謚曰敬侯魏咸熙末追贈太尉

迎駕都許議

昔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懷感舊之哀（魏志作百姓感舊而增哀從袁宏紀改）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魏志荀彧傳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彧勸太祖又袁宏後漢紀二十九末句作無能及也又後漢荀彧傳首句篇首有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

散齋得宴樂議

禮志云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又云君致齋于外夫人致齋于內散齋則是非之漸然則散齋未絕外內與宴

得按當作從得

樂之事也，今一歲之內大小祭祀，齋將三百日，如此無復用樂之時，古今之制，當各從所宜，若外張多日，而內實犯禮，乃所以廢齋也，散齋宜得從會宴樂。（通典一百四十七）

田疇讓官議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期于為善而已，故匹夫守志，聖人各因而成之，鍾繇以為原思辭粟，仲尼不與，子路拒牛，謂之止善，雖可以激清勵濁，猶不足多也，疇雖不合大義，有益推讓之風，宜如世子議。（魏志田疇傳注引魏書）

報趙儼書

輒白曹公，公文下郡縣，綿絹悉以還民。（魏志趙儼傳）

報曹公書

紹聚眾官渡，欲與公決勝負，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能聚人而不能用也，以公神武

明哲、而奉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為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眾、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能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袁宏後漢紀二十九 又見後漢荀彧傳

荀攸

攸字公達、彧從子、少帝時、徵拜黃門侍郎、以董卓亂、棄官歸、獻帝初、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建安初、曹公徵為汝南太守、入拜尚書、以為軍師、封陵樹亭侯、轉中軍師、拜尚書令、建安十九年卒、魏正始中、追謚曰敬侯、有魏官儀一卷

勸進魏公牋

中軍師王淩、詡亭侯荀攸、前軍師東武亭侯鍾繇、左軍師涼茂、右軍師毛玠、平虜將軍華鄉侯劉勳、建武將軍清苑亭侯劉若、伏波將軍高安侯夏侯惇、揚武將軍都亭侯王忠、奮威將軍樂鄉侯劉

展建忠將軍昌鄉亭侯鮮于輔奮武將軍安國亭侯程昱大中大夫都鄉侯賈詡軍師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鄉亭侯董蒙關內侯王粲傅巽祭酒王選袁渙王朗張承任藩杜襲中護軍國明亭侯曹洪中領軍萬歲亭侯韓浩行驍騎將軍安平亭侯曹仁領護軍將軍王圖長史萬潛謝奐袁霸等勸進曰自古三代胙臣以土受命中興封秩輔佐皆所以褒功賞德爲國藩衞也往者天下崩亂羣凶豪起顛越跋扈之險不可忍言明公奮身出命以徇其難誅二袁篡盜之逆滅黃巾賊亂之類殄夷首逆芟撥荒穢沐浴霜露二十餘年書契以來未有若此功者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高枕墨筆拱揖羣后商奄之勤不過二年呂望因三分有二之形據八百諸侯之勢暫把旄鉞一時指麾然皆大啟土宇跨州兼國周公八子並爲侯伯白牡騂剛郊祀天地典策備物擬則王室榮章寵盛如此之弘也逮至漢興佐命之臣張耳

吳芮其功至薄亦連城開地南面稱孤此皆明君達主行之于上賢臣聖宰受之于下三代令典漢帝明制今比勞則周呂逸計功則張吳微論制則齊魯重言地則長沙多然則魏國之封九錫之榮況于舊賞猶懷玉而被褐也且列侯諸將幸攀龍驥得竊微勞佩紫懷黃蓋以百數亦將因此傳之萬世而明公獨辭賞于上將使其下懷不自安上違聖朝歡心下失冠帶至望忘輔弼之大業信匹夫之細行攸等所大懼也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

復勸進魏公

伏見魏國初封聖朝發慮稽謀羣寮然後策命而明公久違上指不即大禮今既虔奉詔命副順眾望又欲辭多當少讓九受一是猶漢朝之賞不行而攸等之請未許也昔齊魯之封奄有東海疆域井賦四百萬家基隆業廣易以立功攸能成翼戴之勳立一匡之績今魏國雖有十郡之名猶減于曲阜計其戶數不能參半以

藩衛王室立垣樹屏猶未足也且聖上覽亡秦無輔之禍懲曩日震盪之艱託建忠賢廢墜是爲廢明公恭承帝命無或拒違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六十七終